

苍黄

王跃文

著

「长篇小说」

苍黄

cang huang
Puang Puang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FENGHONG



苍黄

王跃文 著

ISBN 978-7-214-04820-2
150 001-200 000
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403千字
34
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江苏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 凰 联 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黄 / 王跃文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7

ISBN 978-7-214-04820-2

I. 苍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25435号

- 书 名 苍黄
著 者 王跃文
责任编辑 祁 智
文字编辑 欧阳勇富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科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403千字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3次印刷
印 数 150 001—200 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4820-2
定 价 29.8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

——《墨子·所染》



我的客厅挂了一幅油画，海外慈善义卖场拍买下的。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，插着一束粉红玫瑰。玫瑰正在怒放，像笼罩着一层薄雾。

构图有些像凡·高的《向日葵》，只是调子为安静祥和的蓝色，不同于凡·高的炽烈。花瓶却是歪斜着，将倾欲倾的样子，叫人颇为费解。

我似乎总怕那花瓶碎落一地，忍不住想伸手去扶。可是，扶正了花瓶，画框歪了；扶正了画框，花瓶又歪了。

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，不知道藏着什么禅机。大约供奉此画两年之后，我才看到画框很不起眼的地方，写着小小的一个字：怕。

菩萨怕因，凡人怕果。心里有怕，敬畏常住。

我把这幅画写进了这部小说，挂在一位主人公的客厅里。

—

有天刘星明下乡，到了偏远山区，见白云出岫，风过袖底，颇为快意。只苦于不会写诗，倒是想起了前人的句子。他也记不清那是谁的，脱口吟哦起来：“一间茅屋在深山，白云半间僧半间；白云有时行雨去，回头却羡老僧闲。”

身边围着好几个人，纷纷鼓掌喝彩，只道刘书记才思敏捷，出口成章。刘星明也含糊着，不说自己拾了古人牙慧。他双手叉腰，远眺满目青山，发起了感慨：“真想学那老和尚，远离万丈红尘，到这深山里结茅屋一间，还让去白云半间。人的贪心不可太重，日食不过三餐，夜宿不过五尺。”

李济运正好在场，也是无尽感慨：“是啊！钱财如粪土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有些人手伸得那么长，到头来人财两空！”

刘星明又道：“济运哪，我退下来之后，就到这里来，建个小茅屋，过过清闲日子。你们要是还记得我，一年半载上来看我，我陪你喝杯好茶。”

李济运笑道：“刘书记年富力强，前程似锦，结茅屋的日子还远着呢！”

刘星明写得出这么好的诗，李济运不太相信。他有回偶然想起，才知道那是

郑板桥的诗。李济运文才虽是不错，但肚子里古典文学，也不过几首唐诗宋词。刘星明是学机电的，文墨功夫不会太好。郑板桥毕竟不像李杜，他的诗平常人知道得少。刘星明记住了这首诗，也许是碰巧读到过。他刚到乌桕县的头几个月，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“白云半间僧半间”，都说要建个小茅屋。李济运若是在场，就只是微笑着鼓鼓掌，不再生发感慨了。他怕自己再说话，刘星明就会尴尬。那等于提醒人家老说几句现话。别人夸刘书记好诗，李济运只作没听见。他是县委办主任，时常陪同刘星明下乡。照说县委书记出门，犯不着老带上县委办主任，人家大小也是个常委。可李济运年纪很轻，刘星明有事就喜欢叫上他。

没想到有人却把刘星明这些话记落肚子里去了，背地里说：“刘书记要那么多小茅屋干什么？”于是，刘星明就有了个外号，叫刘半间。刘星明到乌桕县转眼就快一年，该调整的干部也都重新安排了。有得意走运的，也有背后骂娘的。县里的干部，敢直呼国家领导人名字，却不敢把县委书记名字挂在嘴上。哪怕背地里说起，也多会叫刘书记。口口声声刘半间的，都是些无所谓的老油条。用乌桕话讲，他们是烂船当做烂船扒了。

乌桕县还有个刘星明，他是黄土坳乡党委书记。他也有个外号，叫做刘差配。县政府换届，副县长差额选举，得找个差配。差配是官场的非正式说法，指的是差额选举的配角。这种障眼法原本就摆不上桌面，自然也不可能有个正式说法。莫说文件上找不到，字典里都找不到。李济运觉得好玩，去网上搜索，得到的解释是：差配，指古代官府向百姓摊派劳役、赋税。看来差配二字，放在古代也不是个好事儿。

刘星明最先想到的差配人选是舒泽光，县物价局局长，一个公认的老实人。差配必须找老实人，这都是心照不宣的。选差配不能太早，须得在人大会议前不久。选得太早，怕差配人员搞活动，反倒把组织上考察的人差掉了。差掉了组织上的考察人，选举就是失败的。眼看着人大会议渐近，刘星明找舒泽光谈话。没想到舒泽光一听，脸就紫红如秋茄子，骂道：“莫把我当哈卵！看哪个让我做差配！”哈卵是乌桕土话，说的是傻卵，也就是傻瓜。

刘星明被呛得说不出话，眼睁睁望着舒泽光拂袖而去。他生了半日的气，还是得赶紧另找差配。选举不能出任何纰漏，不然就是班子的驾驭能力太差。这时候班子并不是众人，就是县委书记。县里的干部，像床底下的咸鸭蛋，刘星明心里都有数。摸来摸去，却不知拉谁出来凑数。他本应该同县长和组织部长商量，

却叫了李济运过来。原来刘星明和组织部长都是外地调来的，干部们的人脉关系和个性，他俩都不如李济运清楚。县长明阳还是代理的，他来乌桕的时间也不长，自己还得过选举大关。代县长只是个说法，行使的就是县长权力，没有意外肯定当选。但时代毕竟有些变了，意外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代县长要是落选，就看他上面的人硬不硬了。如果有过硬的后台，终有办法再次选上；后台要是不太牢实，可能从此就栽了。

刘星明请李济运坐下，没有说舒泽光骂了娘，他不想让自己太没有面子，只道：“舒泽光不愿意做差配，也不能勉强人家。济运，你对县里干部可能比我还了解，你谈谈看法？”

李济运不好怎么说，先是应付：“选差配得慎重，应该考虑得周全些。”

刘星明心里着急，加上又受了气，听李济运只是支吾，便很有些不快，道：“真想不出人选？难道让我自己出来做差配？”

刘星明几句气话，反让李济运眼睛一亮，笑道：“刘书记，您倒提醒我了。我看黄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同志比较合适。”

刘星明略作沉吟，道：“星明同志不错。济运，你们是老同学，你不妨先找他谈谈？他若愿意，我们再做方案。”

李济运听了暗自欢喜，心想他替老同学做了件好事。差配干部虽说只是摆样儿，但事后依例都会适当提拔。比不上正经当选来得正路，却到底也是晋升捷径。升官有些像排队买火车票，前面插队的不是同窗口相熟，就是惹不起的票贩子。做个差配干部，说不定就插了队，好丑算捡了便宜。

这时，县委办副主任于先奉的脑袋在门口探了一下。刘星明瞟了门口一眼，并不说话。于先奉笑笑，说：“没事没事。”人就缩回去了。李济运隐隐有些不快，心想你于先奉没事老往书记这里跑什么？有事也先得问问我，怎么直接往书记这里跑？于先奉年纪比李济运大，当个副主任总觉得很亏似的。李济运也听见有人议论，说于先奉总埋怨自己屈居人下。于先奉越是背后讲怪话，李济运就对他越客气。外人初看好像李济运不善识人，日久方知这正是做领导的高招。人们慢慢的就讨厌于先奉，不再以为是李济运的傻。于先奉为人如何，李济运其实朗朗明白。此人满脑子鬼名堂，平日却最喜欢说：“我们于家自古多忠臣！于谦知道吗？要留青白在人间！于右任知道吗？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！”

李济运领了刘星明的意思，马上驱车去了黄土坳乡。司机朱师傅等在外头，

两个老同学关起门来说话。李济运把来意说完，道：“星明，这事你自己想好，组织上没有勉强的意思。有一点请你相信，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。”

“早信任我，我就不只是乡党委书记了。”刘星明这么说话，自是官场大忌。可同学间私下说说，倒也无所谓。

刘星明好像并不领情，李济运也不生气，耐着性子好言相劝：“老同学，你论能力、论实绩、论资历，该进班子。道理说多了，老同学会讲我打官腔。一句话，你若能从大局考虑，从县委的难处考虑，说不定这对你个人也是个机遇。”

刘星明就像外行人见了古董，信了怕吃亏上当，不信怕错失良机。他望着老同学半日，说：“济运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”

李济运笑笑，说：“我是说这事对你有好处，但我不能明确对你许什么愿。我这个老同学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但处处都在帮你。官场上的事，时时都有变数。”

刘星明摇头笑道：“县委真是慷慨大方！差配出问题了，让我出来救场，却闭口不谈出场费。”

刘星明把话说得太直了，听起来有些刺耳。李济运却只好当他是玩笑，道：“星明越来越幽默了！刘书记看我俩是老同学，让我出面看看你的想法。我相信他会有考虑。”

刘星明不答腔，只是嘿嘿地笑。他给李济运换了茶叶，慢慢地重新泡茶。桌上晃出一点茶水，他取来抹布小心地擦着。李济运点上烟，缓缓地吞吐。他知道刘星明慢条斯理，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。

李济运等刘星明落座，便道：“星明，组织上选差配是件严肃的事情。刘书记是个大好人，不然舒泽光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。”

刘星明脸上像掠过一道闪电，先白了一阵，马上就红了。李济运顿时尴尬万分，感觉自己有些威胁人的意思。他奇怪自己的脸没有红，倒是刘星明的脸红了。李济运琢磨自己处于心理优势，不免暗自快意。

刘星明脸色慢慢平和了，说：“济运，我话说在明处。我不怕有人给我穿小鞋，也不想抓住什么机遇。既然要我出来演戏，我就演吧。”

刘星明说这话，只是要面子，且由他说吧。只要他肯做差配，难题就算结了。李济运非常高兴，却又道：“星明，既然你同意，我就向刘书记正式汇报。你呢就不要再说什么怪话，别做好不得好。老同学说话就不绕弯子了。”

“好吧，怪话我不说了。你是老同学，我当然口无遮拦！”刘星明笑笑，接

下去说的尽是同学之谊。他叙旧的话说得越多，越流露出奉迎之意。李济运也就越是放心，不怕刘星明再反悔。

正是周末，刘星明随车回县城。他老婆陈美是县妇联副主席，家也住在机关大院里头。李济运在路上给刘星明发了短信：事妥，回来详细汇报。刘星明只回了两个字：谢谢！

望着手机上简单两个谢字，李济运隐隐有些不快。他自信不是个计较小节的人，可刘星明似乎也太拿架子了。他难免猜测刘星明回信息时的表情，必定是居高临下的一张冷脸。刘星明的络腮胡子很重，每日刮得青青的像块生铁。这种生铁脸色，要么显得很凶，要么就是很冷。

车外是冬日的田野，黄草在风中抖索。偶尔见到油菜地，绿绿的格外抢眼。李济运回想起小时候，冬日田野并不像现在这般萧索，不是种着草籽，就是种着油菜。乌柚人说的草籽，就是紫云英。这个季节草籽正好开花，漫无边际的紫色花海。草籽花开得正盛的时候，油菜花也开了，一片片金黄。

一时没人说话，难免有些尴尬。刘星明忍不住了，便说：“济运，你当了常委，我俩私人往来倒少了。今天你要是没安排，不如到我家吃晚饭去。”

李济运知道这是客套话，就说：“太麻烦了吧？”

刘星明道：“济运你要是讲客气就算了，不然就去我家。”

李济运也想同刘星明多聊聊，管他是不是客套，就答应了。刘星明马上打老婆电话，说：“美美，我同济运在回来的车上。济运一家来吃晚饭，你准备一下吧。”

李济运突然又觉得不妥，给自己找了台阶，说：“如今不是至交，哪个请你去家里吃饭？太麻烦美美的了！还是算了吧。”

刘星明说：“美美别的不说，好客倒是真的。你能去家里吃饭，是你赏脸。”

李济运拍拍刘星明的手，只说老同学说话怎么越来越生分。他私下却想城里早已风俗大变，不怎么有人在家里请客了。刘星明给老婆打电话，先说自己正同李济运一道回家，怕老婆在那边说不客气的话。手机有些漏音，免得不好意思。

李济运也打了老婆舒瑾的电话，说：“我下乡回来了，正同老同学星明在一起。他邀请我们吃晚饭，你就……”

舒瑾没等他话说完，就说道：“自己还自在些！”

李济运知道老婆说话有时缺胳膊少腿，意思是说自己在家随便吃点还好些。他怕刘星明听见，忙抢着说：“我们老同学随便，你下班领了儿子来吧，就这样啊！”

他挂了电话，又说：“舒瑾怕你们麻烦，她是最怕麻烦别人的。”

刘星明只道别讲客气，话说得含含糊糊。看来他是听见舒瑾的话了。李济运也并不在意，舒瑾是个不太好接近的人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。他本来是说直接去刘星明家的，进了院子却说回去洗个脸。

车子停了，刘星明突然拉拉李济运的袖子，悄悄儿说：“不会让我当哈卵吧？”

李济运摇摇头，轻声道：“相信老同学吧。”

怕朱师傅听见了出去传话，他俩的交谈就像地下党员。刘星明又把手放在老同学腿上，李济运就抓住他的手用力握了几下。刘星明回握一下，力气用得很大。两人相视而笑，像谈妥了一桩大生意。

车正停在银杏树下，李济运感觉脚底软软的，就像踩在海绵上。银杏树从深秋开始落叶，每天清早扫干净了，一到下午又是满地金黄。李济运是学林业出身的，却颇有些浪漫情调，很喜欢黄叶满地的样子。他想要是自己有个私人院子，也长着这么大棵银杏，一定不让人扫掉落叶。秋冬黄昏，残阳如血，踩在黄叶上散步，该是多么美的事！可他是县委办主任，必须规定每天清早打扫机关大院，地上得干干净净。

这棵大银杏树没人知道它到底长多少年了。脚下这地方原来就是千年县衙，秦砖汉瓦找不到半片，只有这棵古银杏树高高的盖过所有房子。据说自有县衙，就有这棵银杏树。大家都把这棵树喊作大树，大树底下也就成了县机关大院的代称。有人指点人家走门子，会隐晦地说：你该到大树底下去走走！银杏树的南面是两栋办公楼，北面是几栋住宅。两栋办公楼东西相对，东边是县委办公楼，西边是政府办公楼。大院正南方是大门，院子正中有个大坪，干部们要上领导家里去，必须经过大树下面。有人晚上去领导家，看见了不想碰面的人，就围着大树走一圈，始终让树干挡着，就能躲过去。

李济运回到家里，再次打了舒瑾电话。舒瑾免不了在电话里嚷几句，说自己在家随便弄些吃的自在多了。舒瑾是县领导夫人里长得最好的，却又是背后最招人笑话的。她原是县剧团的演员，后来去了幼儿园当老师。县剧团撑不下去，有门路的都飞了。舒瑾能够飞出来，就因嫁了李济运。他官越当越大，老婆在幼儿园的位置越来越高。他成了县委常委，老婆就当上了幼儿园园长。舒瑾身份越来越高，围着她转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都是些喜欢在场面上混的女人，多是部门领导的夫人和机关女干部。舒瑾成天听到的都是些好话，慢慢的就觉得自己真了不起似的。也有些女人，她们巴结人的法子，就是打小报告。谁说了舒瑾的坏话，就悄悄儿告诉她。

漂亮女人本来就容易神化自己，同权力挨边的漂亮女人更不消说。只要听谁说了她的坏话，她就要逼着李济运去问罪。李济运倒是个男子汉，他绝不会搅和女人间的事，还要劝老婆少听闲言碎语。每回遇上这事，舒瑾就火冒三丈，两人就要吵上几天。李济运心里是护着老婆的，只是觉得为女人的事出头，太损自己形象了。

李济运原是让舒瑾领了儿子径直去刘星明家，这会儿他又说在家里等她娘儿俩一起去。他洗了脸，看时间还早，就打了刘书记电话：“刘书记，我回来了。星明同志也回来了，您要不要约他谈谈？”

刘星明说：“暂时不谈。你只说是组织上有这个意图，我在会前再找他正式谈谈。”

“好吧。星明请我吃晚饭，我再同他说说吧。”李济运放下电话，坐下来等妻儿回家。他猜刘书记可能改变策略了，不想过早面对差配对象。李济运隐隐有些担忧，怕刘星明始终躲在后面，差配等于就是他李某人找的了。他一个人找的差配，人情就得他一个人还。刘星明不给礼物，李济运还不起人情。

舒瑾领着儿子回来了，进屋就说：“你真有意思啊，什么年代了！请客的也真是的！春节才过！”她这话也得再添点东西进去才明白。李济运熟悉她说话的习惯，她意思是说如今没谁在家里请吃饭，真讲客气就到馆子里去。何况春节才过，天天吃喝，哪有胃口。

李济运怕歌儿听了不好，朝舒瑾做了做样子。歌儿进门就组装他的恐龙，并没有在意大人说什么。儿子单名李歌，舒瑾起的。她说自己喜欢唱歌，儿子就叫李歌。

舒瑾换了一身衣服，喊道：“歌儿，做客去！”

舒瑾领着歌儿走在前面，李济运跟在后面。歌儿捡起一片银杏叶，透过黄昏的天光照一照，说：“爸爸，好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！”李济运看看，果然像芭蕉扇。

舒瑾却骂道：“丢掉！地上的脏东西乱捡！”

刘星明家只隔着两栋楼，几分钟就到了。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东东，刘星明的儿子。东东和歌儿是同班同学。星明和美美迎到门口，说道欢迎欢迎。舒瑾闻得满屋菜香，笑道：“美美好手艺，就是太麻烦你了。”

美美说：“你们一家肯来，就是给面子了。快请坐。”

歌儿同东东进屋就玩到一块去了，美美还在忙厨房，刘星明陪李济运夫妇说话。

“济运，我进屋就把差配的事说了，让美美说了我一通。”刘星明就像小孩做了坏事，不停地抓脑袋。

李济运就朝厨房喊道：“美美，你得支持才对啊！这事对星明，是个机遇。”

美美正端着菜出来，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你们是老同学，我说话就直了。你们这是盘宝。”盘宝是乌桕土话，捉弄人的意思。乌桕赌博叫赌宝，老的玩法是把铜钱弹得飞转，拿碗盖下去，赌铜钱正反。那用来赌宝的铜钱，叫做宝钱。宝钱叫人玩于掌指间，捉弄人就叫盘宝，又叫把人当宝钱。说一个人傻，也说他是个宝钱。

刘星明笑笑，自嘲起来：“济运，回来听老婆一说，我也觉得自己成宝钱了。”

李济运生怕他反悔，心里实在着急，嘴上却是平和，道：“星明，你不能这么看。组织上请你出来，实在是对你的信任。刘书记深思熟虑，才让我找你的。”

美美快嘴快舌：“你不知道，舒泽光是在刘书记那里骂了娘出来的。老舒这个人，平时没几句话说，关键时候硬得起。”

李济运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，很是吃惊，说：“不可能吧？老舒是个老实人。”

“外头都讲抬起了！”美美说的又是乌桕土话，外地人难识其生动有趣。说的人多，势可抬物，便是讲抬起了。

李济运道：“哪怕是骂了，这么快外头都知道了？”

美美说：“你们领导肯定听不到，人家不会同你们说。刘书记上午找老舒谈的话，下午机关里的人就知道了。信息社会嘛！大家都说老舒有性格，很佩服他。”

“饭菜好了吗？吃饭吧，不谈这个了。”刘星明很惭愧似的，人家老舒不肯做差配，还敢骂县委书记的娘。

屋子里有些冷，电烤炉不太管用。南方的冬天不好过，不如北方有暖气。县城人口并不太多，冬日大清早却天天都有送葬的。天气太冷，老人家经不住的，就去见阎王了。李济运二十几岁住的单身房正临着大街，十冬腊月差不多每天都被爆竹和哭号吵醒。撩开窗帘看看，白衣白幡络绎不绝。那会儿他很敏感，看见葬礼便会想得很多，免不了叹息几声。

李济运发现自己有些走神了，便去逗东东玩，说：“东东比我屋歌儿懂事多了。”歌儿有些不高兴，拿眼睛白了爸爸。刘星明就说东东不听话，也招来东东的白眼。

美美就笑了，说：“现在的孩子啊，都是豆腐掉到灰里面，吹也吹不得，拍也拍不得。”

热饭热菜的，身上慢慢暖和了。主客之间客气地让着菜，免不了又说到了差配。美美说：“谁都知道，差配就是白鼻孔陪考，叫你去做差配就有些可笑。”

乌柚人说白鼻孔陪考，不知道典自何处，意思等于外地人说的陪太子读书。李济运知道这是事实，他却只能说：“差额选举，毕竟是在进步。充分尊重人民代表意愿，始终是政府换届选举的重要原则。”

刘星明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喝酒喝酒，我不想引诱老同学讲假话。你不讲不行，讲又只能违心讲话。”

李济运在老同学家的酒桌上讲官话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只得把话挑明了：“退一万步讲，差配干部只要配合得好，事后都会有适当安排。”

美美听了却说：“就算安排，也有打发叫花子的味道。算了，我们好好吃饭，再不提这个事了。”

两个孩子边吃饭边打闹，大人的事他们不明白，也不感兴趣。歌儿最近迷上了恐龙，东东在玩高达机器人。他们说的东西，大人们也莫名其妙。李济运突然有了灵感似的，心想要让后辈人听不懂上辈人的话，也许社会才算进步了。真不希望到了儿子他们，还要为差配的事劳神费力。留给时间吧，时间会改变生活的。

吃完饭，闲聊几句，李济运一家就告辞。歌儿和东东都有作业，大人们也不方便久坐。出门后，李济运望见刘书记办公室的灯亮着，便对舒瑾说：“你带着儿子先回去，我去去办公室。”

舒瑾在饭桌上不怎么说话，这会儿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李济运知道她问的是差配，就说：“一句话同你讲不清，回来我再同你说。”

李济运根本不打算再同舒瑾说，他不喜欢把工作上的事带到家里去，何况事关政府换届选举。他上了办公楼，径直敲了刘书记办公室的门。刘星明在里头应了，他就推门进去。刘星明在看文件，满屋子烟味。他示意李济运坐下，道：“舒泽光充英雄。”

李济运便猜到有人打了小报告，说舒泽光在外头如何乱说。有些人真是多事，这种小报告打上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无非是惹得刘星明白白地生气，未必能够处理舒泽光？骂娘又不犯法！骂娘要是犯法了，全国人民都该法办。中国人的毛病，就是有事没事，拿人家的娘出气。李济运不想惹麻烦，只说：“我同星明同志谈得很好，他表示愿意配合组织。”

刘星明就像没听见李济运说话，火气冲天的样子：“舒泽光想充英雄，当斗士！他在外头吹牛，说把我刘星明骂得狗血淋头。我明天把他找来，看他敢放半句屁不！”

李济运不能再装蒜了，劝道：“刘书记，您犯不着生气。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哪会相信他的牛皮？”

刘星明眼睛红得像出了血，说：“社会上有股不良风气，喜欢看我们领导干部的笑话。舒泽光的牛皮在外头会越传越神，我刘星明在民间传说中就会越来越像小丑，他舒泽光会是个怒斥昏官的铁汉子！”

李济运说了些宽慰的话，无非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流言止于智者。这些话很空洞，却只能这么说。刘星明清早刮过的络腮胡子，十几个小时之后就冒出来了。李济运凑上去点烟，反倒看不清刘星明的胡子。他退回到沙发上坐下，却见刘星明的脸色，由白天的青，变成了晚上的黑。真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啊！气氛有些压抑，李济运便暗自幽默。两人坐到深夜，说的话多是些感叹。刘星明没有问另外那个刘星明，李济运也懒得提及了。他心里却有些摸不准，刘星明难道不中意新的差配？

李济运回家悄悄开了门，怕吵了老婆孩子。开门一看，老婆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他洗了澡出来，却见老婆在扶墙上的画。那画是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送的，据说出自一位高僧之手。不知道值不值钱，他却很珍爱。那是一幅油画，深蓝色的花瓶，插着一束粉红玫瑰。玫瑰正在怒放，像罩着一层薄雾。构图有些像凡·高的名画《向日葵》，只是格调不是那种明快的太阳色，而是安静祥和的蓝色。花瓶却是歪斜着，将倾欲倾的样子，叫人颇为费解。李济运经常注视这幅画，那花瓶好像马上就要碎落一地，忍不住要伸手去扶一把。可是，扶正了花瓶，画框歪了；扶正了画框，花瓶又歪了。舒瑾很不喜欢这幅画，只因李济运说这是高僧加持过的，她才有所顾忌。不然，早被她取下了。

“不用扶，扶不正的。”李济运说。

舒瑾说：“这不正了吗？”

李济运笑笑，说：“你是扶正了，可看上去仍是歪的。不信你来看看，你瞪着它望，望久了你会觉得画框也歪了。”

“可它就是正的，画框是正的。”舒瑾说。

“可能是错觉吧，因为瓶子是歪的。”李济运叫老婆别空费心思了。

他总觉得这幅画里藏着某种玄机。它画的是一个瞬间吗？瓶子倒下去马上就碎了。或者，它画的正如古人所说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？

“睡吧，别发呆了！”舒瑾站起来往卧室里去。

李济运没有说出自己的胡思乱想，说了舒瑾会当他是神经病。他望着舒瑾消失在门里的背影，突然觉得自己也许真是个怪人。凡事喜欢琢磨，尽是一些刁钻古怪的心思。他对刘星明络腮胡子和脸色的观察，要是细细说给别人听，他就很叫人可怕了。

李济运上床躺下，舒瑾把手放在他小腹处。他明白她的意思，侧了身子搂着她。她的手又往下挪，慢慢的就握住了。他俩夫妻这么多年了，做这事仍是很含蓄。谁有了那意思，嘴上不说，只做动作。

舒瑾轻轻地说：“床讨厌，太响了，太响了。”

李济运本来全神贯注，脑子里云蒸霞蔚。可听老婆说到床响，那响声就有些滑稽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舒瑾就松弛下来，说：“你笑我吧？”

李济运说：“我笑床哩！”

“床好笑？”

“这么响，吱呀吱呀像老猫叫。”李济运说。

舒瑾突然没了兴致，任李济运潦草完事。李济运说：“这床质量太差了。”

“买的床不都这样？”舒瑾说。

李济运说：“我看到过一个报道，《胖妻撒娇，压死丈夫》，说德国有个女的很胖，撒娇往她男人身上一坐，卡在沙发里起不来了，结果把丈夫活活压死了。”

舒瑾笑道：“我不相信有这种事。”

李济运说：“我是相信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压死人吗？人家沙发质量太好了。要是中国的沙发，最多坐得沙发散架，也不会把人压死。”

舒瑾说：“那技术做架床，肯定不响。”

李济运说：“我们今后自己做架床，不让它响。”

舒瑾呵呵地笑，说：“叫它哑床。”

“什么床？”李济运问。

舒瑾说：“没声音的床，哑巴床。”

“哑床？”李济运大笑，“老婆，做爱可以开发智力啊！这是你说的最聪明的话。”

舒瑾却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反正就是嫌我蠢！”

半夜，舒瑾听得地响，问道：“歌儿吗？”

歌儿答道：“尿尿！”

舒瑾睡下时总喜欢趴在男人怀里，睡着就翻身过去了。她重新趴在男人怀里，

一手勾男人的腰。李济运在她耳边轻声说话：“儿子怎么这么多尿？”

舒瑾说：“屙尿你也要管？”

李济运说：“歌儿这个年龄，应该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。”

舒瑾说：“没事的，睡吧。”

舒瑾慢慢睡去了，身子松软下来，头便滚了过去。李济运却半天睡不着。他又听得响动，就悄悄爬起来。他掩了卧室的门，打开客厅灯。见有个影子闪进了厨房，不由得惊得汗毛发直。

他操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摸亮厨房的灯。进去一看，竟然是歌儿，神色怔怔站着。“儿子，你没事吧？”歌儿不说话，低头出来，进屋睡下了。

舒瑾听到动静，出来了。她刚要开口问话，李济运眨眨眼睛，拉她进屋去。李济运轻声说：“我听到外头响，起来去看。一个影子闪了一下，进了厨房。我以为是贼哩，是歌儿。他样子傻傻的，没声没响又进去睡了。”

舒瑾说：“儿子是在梦游吧？”

李济运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带他去看看医生。”

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，舒瑾要带歌儿去医院。歌儿死也不肯去，说他没哪里不舒服。又说闻不得医院那股气味，闻着就想呕吐。哄也不行，吓也不行，反正好不去医院。好在医生很多都熟，就请医生晚上到家里来。医生看了看，歌儿真没什么毛病。医生等歌儿进自己屋子去了，交待李济运夫妇再作些观察。

过了几天，老同学刘星明有些耐不住，打电话给李济运：“怎么没人找我正式谈？”

李济运支吾着，说：“这个这个，星明呀，我既是你的老同学，也是县委常委。我找你谈了，也算谈了吧。”

刘星明说：“你不是说刘星明要找我谈吗？”

刘星明直呼同名书记的名字，看来是有情绪了。李济运说：“筹备换届选举，事事都很具体。选举无小事，刘书记非常忙。找不找你，都一样的。请你相信，刘书记心里有本账。”

李济运心里其实没有半点儿底，他看不清刘星明肚子里装着什么。常委们每天开会，事无巨细地研究。宣传部门要把好关，不允许出现任何负面报道。公安部门要严防死守，不允许发生任何刑事案件。信访部门要未雨绸缪，不允许任何上访者扰乱会议。总之，一切都要平安、祥和。只是没人提到差配干部刘星明，就像重要的配角演员叫人忘记在后台了。